

对我来说,安阳这个地方最初只是路过。尤其是去北京,似乎必会路过。虽然从十来岁时就已开始路过,早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路过,但直到三十出头我才终于踏上了安阳的土地。而和有些地方的缘分就是如此玄妙:一旦起了头儿,就会连续去。有名的人文景点都看过,比如汤阴的岳飞庙和羑里城,还去过殷墟遗址和中国文字博物馆。也在背街小巷转悠过,尝过十块钱一碗的扁粉菜,好吃。和扁粉菜一样处处可见的还有甲骨文。在安阳处处都可以见到甲骨文,如同在范仲淹工作过的南阳邓州,你不期然走进一家小店,都很有可能看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挂在迎面墙上。这里的麦田也是一景儿。火车一进入安阳境,我就会贪看窗外广袤的麦田,怎么也看不够。我还去过安阳下属的滑县。滑县县城所在地是道口镇,道口烧鸡谁不知道呢?滑县号称豫北粮仓,是中国小麦第一县,也是河南第一产粮县,据说一年生产的粮食够全国人民吃一周。有一次去滑县参加活动,恰值暮春,麦子们正在

在初访桐乡吴蓬艺术院那日,正是江南烟雨蒙蒙之时。同行的文友小芒兄,引我们踏入这座五百年历史的宅院,85岁的吴蓬先生早已在雕花门当前等候多时。老人身着靛青麻布唐装,身姿挺拔如院中古柏,雪色须眉间自有一段仙风道骨。

这座近四千平方米的明清院落里,处处可见主人与时光对话的印记。正厅悬挂一幅先生精心创作的山水吞吞吐吐云烟图,山水画上书“三余堂”三字苍劲有力。我向先生请教:“何谓‘三余堂’?”“乃冬者岁之余,夜者日之余,阴雨者时之余也。”先生抚着花梨案几忆起往昔,云:“纵观自己人生,余上学堂6年时间不到,而读书学习却有60年以上。”我仿佛看到,先生务农间隙以树枝作笔,在冻土上摹写碑帖。那些被命运揉皱的岁月,竟都在笔墨间伸展成锦绣。先生琴棋书画,无一不精,著有七十多本书籍,除画册、书法作品外,还有书画理论、小说、散文、文学理论等,其学问之广,涉猎之多,让人赞叹。

展厅里上百幅丹青见证着这位“江南全才”的造诣。最令人驻足的是他的墨鸡图——宣纸上的雏禽或啄或憩,枯湿浓淡的墨色竟能听见绒毛簌簌。先生擅长画鸡,夫人笑说,先生自幼爱鸡,养鸡,但不食鸡肉,在农村务农时画了大量鸡的速写,尤其是画小鸡,或浓或淡,或枯或湿,或松或紧,全然借用小鸡的形态,让笔墨趣味横生,扑棱纸上,业内观之,无不叫绝。田间地头速写盈筐,笔下生灵早得了天地灵气。馆里有很多奇石,有的浑然天成,不加雕饰;有的山石嶙峋、水石清透。嶙峋的皱褶与先生画中山水同出一脉,方知所谓“外师造化”原是这般境界。

先生兴致很高,主动邀请我们参观他的书房。推门而入,满室书香墨韵扑面而来。作为书法爱好者,我尤其喜欢先生的古匋文,古朴藏拙,字里不凡,现在能写古匋文的人不多了。我们带上在艺术院买的书请先生签名,先生认真签名,字体端正,有问必答,没有任何不耐烦。临别时,先生赠我们每人一幅墨宝,银钩铁画力透纸背,让我等喜出望外。回望暮色中的“三余堂”,忽然悟得所谓“三余”,乃“边角料时间”的奥义——在吴蓬的世界里,光阴从未被切割,所有的零碎时刻都在砚田里长成了参天艺树。

美美地秀穗,我特意申请下车,和麦子们拍了好多张合影。因为安阳,我还着意认了一个字:洹,音还。因某次去安阳,看见路标上的“洹河”,得知这

元亨利贞的贞

乔叶

是安阳的母亲河,便牢牢记下了。“洹”的存在就是独指这条河。也就是说,这条河有自己的专用字,这是何等待遇。

最近去安阳是在2024年深冬,主题内容是新书的读者分享会。到正值黄昏,就先吃饭。一桌人团团围坐,女士居多,其中有一位女领导,没有一点儿官腔,亲和如熟识已久的姊妹,就叫她李姐。谈天说地时就说到我们都认识的一位徐兄,徐兄是安阳人,李姐知道的自然比我多,讲了徐兄的许多轶事。比如他年轻时候的爱情以及与此相关的段子:徐兄头发不太多,属于“贵人不顶重发”类型的情定之后去岳家正式拜访,为显郑重就戴了假发,结果到了门口,岳父没



有认出来,问他找谁,他忙摘了假发说是我呀,这才刷脸成功。说笑间李姐就打通了徐兄的手机,和他打趣:听说你明儿中午要请乔老师吃饭?要带烧

鸡?带两只还嫌少非要带四只?直把徐兄逼得一迭声表态:请请请,明儿中午一定请。烧鸡一定有。

挂断电话,李姐又问我明天的行程,得知我明天上午有点儿空,便不容分说地安排我去殷墟博物馆。因为连日奔波,我其实有些累,想在酒店呆着,便试图推辞,她却坚决不允许,说必须去看。瞪大眼睛问我:既然没去过,那咋能不去呢?一定要去。

好吧,那那我去。看了一上午,果然好。越看到后来越依依不舍。末了还兴致勃勃地逛了文创商店,买了一堆冰箱贴。其中有一款春联样式的冰箱贴十分喜人,上联是家家好,下联是年年安,横批是大吉大利,门芯儿是“福”。底色大红,四周边框都勾着金,字也是金色的。字么,当然必须是甲骨文。

还有一款明艳绚丽的“妇好鸱尊”,我一看见就觉得是必买品。“妇好鸱尊”,顾名思义,是鼎鼎大名的国宝级文物的创意周边。鸱,即猫头鹰,记得山西博物院有一青铜酒器“鸱卣”,被网友昵称为“愤怒的小鸟”,与此鸱便是同一鸱。那时候的人们可真是喜欢这鸱啊。它被喜欢自有缘由:因夜视能力极强,它便昼伏夜出。因头颈部可以大角度扭转,它便视野开阔。因翎羽上细密柔软的绒毛,它便飞行无

声。它的这些特性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解释,便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秘图腾,用来指代智慧和胜利,被尊为威风凛凛的“战神”,很适宜膜拜。

妇好,这两个字我也甚爱。说来惭愧,年轻的时候,我很不喜欢“妇”字,觉得俗气。随着年岁渐长,才慢慢觉出这字里有一种醇厚的味道和力量。而和“好”组合到一起,仅字面意思就可以感知到质朴的赞颂,多么美妙。也可以去充分想象这个名字所涵盖的人生会是多么璀璨。在那个年代,如果一定要找个女女主的话,无疑就是妇好。作为君主武丁之妻,她不仅主持祭祀,参政议政,还领兵征伐,纵横八方。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女军事家和政治家,这是浩荡的历史纸页上为她留下的极度节省笔墨的定语。对我来说,这当然不够,很不够。不过让我有些纠结的是,历史资料的局限性让我对她所知甚少,这固然让我遗憾,但同时我居然有些庆幸,因为这也意味着想象空间的巨大。——我爱想象她。事实上,一到安阳,我就会不自觉地去想象她;甚至一想起安阳,我就会不自觉地去想象她。

安阳的人们应该也在用各种方式想象她,比如在餐桌上。对了,那天中午还真是徐兄破费请的客,其中有一道压轴菜是条大鱼,这鱼的特点在于没有剥掉鱼鳞,他们说,这道菜名为“将军不卸甲”。这将军,就是妇好。

那天中午,徐兄也带来了香喷喷的烧鸡。烧鸡买来时是整只的。他们说这整鸡一定要手撕,手撕的才有灵魂。席间有一位巧女子,把一整只烧鸡撕开后方才摆盘,摆盘出来仍是一只鸡的样子。这很

五月下旬,才过小满,忽然收到一快递。不大,手上掂量,轻得很。拆开一看,竟是两盒樟脑丸。

盒中有素笺一页,笔迹秀雅,写的是:小方兄好。十年未见,据闻你已回上海。六七月,正是江南梅雨季节,想起你

刚到广州时,遇到回南天的种种不适应,现在想起,真是有趣又温暖的回忆。特奉上漳州特产樟脑丸两盒,以资“抗梅”。你曾说江南的梅雨天和广州的回南天,像又不像,真想来你们这儿体验一下。落款是“西门”,我在广州的一位旧友。他这份特殊的礼物,不由让我想起,十几年前,在广州第一次遭遇回南天的情景。

那年三月,我刚到羊城,“北国”上海,气温还在十度徘徊,但广州日阴已有二十多度,可以穿长袖薄衫了。此时南国地气尚有余寒,温煦的南风徐徐而来,冷热交锋之际,就形成了潮湿的回南天。具体表现,没见识过的恐怕都不信——外面太阳暖烘烘,家里墙上却汩汩往下滴水,像微型瀑布。楼房底楼尤其阴湿,平阔的大堂地面,此时会有积水,这边一小块,那边一小块,竟像雨后的人行道。总之,太阳照不到的地方,一切都湿漉漉的,惹得人心都闷闷的,连思绪都泛起了潮。

如果橱柜忘了通风,衣服闷在里头,不用了几天,衣服表面,必长霉点。打开橱柜,扑面一股湿气,然后就有丝丝霉味钻入鼻端。

最离谱,还是洗手间。我租的房,洗手间只有一扇小窗,通风不畅,回南天一到,瓷砖地面就再没有干过,每个角落都挂着水珠,刚淌下,就有新的前赴后继而来。

西门是我在广州最早认识的朋友,我向他请教,老广怎么熬过回南天。他哈哈大笑,反问我,你怎么会不懂这个?你们江南,不是有黄梅天?

我在广州呆了好几年,后来又去了北方,在中国地图上转了一大圈,如今终于回到了家乡上海。久别乡关,都忘了

有黄梅天这一说,若不是如今西门提起,我都快忘了。他送来的樟脑丸,倒是又让我回忆起旧时梅雨季节的一些生活片段。

印象最深的,反是黄梅天结束,家家户户晒衣服棉被的场景。童年时,住在弄堂里,左邻右舍都认识,天天走动,倒像是一个大家庭。黄梅天一过,绵绵的雨终于停了,家家户户就把樟木箱里压箱底的棉被、秋冬服装,统统翻出来,摊在弄堂里晒。之前天天下雨,小伙伴们早就憋不住了,等到天晴太阳出来,就成群结队地在弄堂里疯。于是,弄堂里就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景——小伙伴们光着膀子,顶着阳光在铺满晾晒衣物的弄堂里来回奔跑,空气里洋溢着樟脑丸的气味,阳光照在黝黑的肌肤上,熠熠生辉。

再往后,到了青春期的少年人常怀着莫名的心事,黄梅天的细雨,在我心中就有了一份诗意。记得那年入梅,我在家里闲坐,随手翻书,读到贺铸的名句“试问闲愁都几许!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,不由心生神往。总觉得绵绵的梅雨,有种难以言传的美。梅雨天的江南,连自己都像是一幅水粉画里的人,最好不要说话,因为一说话,就会把这份闲愁打散,便不再美了。

长大成人后,我立志要离开家乡,出外闯荡,于是,就有了后来南下广州的经历。那时候,刚认识西门,也刚见识回南天,他说你们那不也有黄梅天,差不多。我对西门说,还是不同。虽然湿度都极大,但回南天并不太下雨,黄梅天在江南可是会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(宋赵师秀《约客》)的。说到这,我忍不住念起了家乡的梅雨。如今回想,那是我一生中第一缕乡愁。

收到西门寄来的礼物,读完他手写的信笺,我便打开手机微信,点开和他久未互动的对话框,留言道:闲梦江南梅熟日,夜船吹笛雨萧萧。梅雨将至,速来。

墨润三余 艺贯古今

郑自华



布莱顿海滩 (摄影) 于晓峰

需要手艺,也很需要耐心。他们说,在安阳,若是谁碰到了什么烦难的事,亲友劝慰的话就是:买只烧鸡,回去好好撕撕想想。撕撕想想——思想想,这幽默感十足的谐音梗,既有烟火气息,也有精神气质,无意中居然兼容

了安阳人的身体和灵魂。爱吃烧鸡的安阳人也确爱读书,安阳的读书氛围十分浓厚,此行邂逅的读者中有好几位让我印象深刻。比如组织分享会的核心人物叫郭辉,她在新华书店工作,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书人,张口闭口都是书,工作事业就是追书而行,谈起书就滔滔不绝,满目生辉。再比如分享会上有几位读者朗读,她们的朗读真切自然,从容大气,好极了。突然又想起一个动人的细节:那天下午的分享会结束后,按惯例是我给读者签书,因时间宽裕,我便应读者们的要求——签上他们的大名。有一位女读者的名字里有一个“zhen”字,同



音字不少,我请她确认一下到底是哪一个,她用清澈的眼神认真地看着我,一字一句地说:“是元亨利贞的贞”。

我暗暗赞叹。在我记忆里,这么给“贞”下定语的地方只有安阳。是的,只有安阳。

母亲的三宝

安德列

小板凳,矮矮的。凳腿上还沾着陈年的泥痕——那是母亲的凳凳,年轻时弓着腰拔秧的场景,早已深深地插进了岁月的淤泥……

那一把旧竹椅,绑满绸带,却是篾条松散,坐上去吱嘎作响。

这是老父亲的专座,旧竹椅,你是在空空地等待,你总在吱呀声里等老父亲再次推开院门。

这一把藤椅,正是由女儿的爱意编织,母亲坐在藤椅上,对着镜头微笑,皱纹里藏着甜蜜。咔嚓一声,幸福纳入相机……老母亲的小板凳,旧竹椅,新藤椅:

三段过往,时光的三重奏,传递着亲人的体温与爱意。就这样,日常的器物,暗含了生命传承的密码,有了农家独有的意蕴。

七夕会

里放着,俨然成了走到哪品尝到哪的“美食家”。尽管上海的食品店里也有许多猪肉脯卖,但多是现成的包装;而澳门的猪肉脯之所以受到游客的喜爱,无疑是因为新鲜和现做现卖的缘故,还有里面所蕴含甜甜的、辣辣的各种滋味,感觉就是非同一般。此外,店家对新鲜猪肉脯质量的严格把关,对销售手段的熟练应用亦是恰到好处,让人充分领略到了个中的魅力所在。人们很难轻易地予以拒绝!

袖珍澳门,美食飘香,似乎让人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:城市不在于大小,街上的游乐场所也不在于多少,美食同样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名扬天下。

澳门猪肉脯

邵天骏

总是挂着微笑。猪肉脯价格是根据现货等级不同而有上下差异的,但总体上变化不大,购买时用澳门币、港币或人民币都可以,尤其欢迎使用人民币。

声音不大却别有一番韵味的吆喝声。店家分明认准我们是会购买一些的,而且数目可能还不少,于是显得不亢不卑起来,并不急着对我们大献殷勤,但我们却看得为此

食欲大开,欲罢不能。满街的猪肉脯香气扑鼻,鲜嫩可口,色香味俱全,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品尝个痛快,还有什么理由不带点回去呢?片刻的宁静,很快让位给了自己非买不可的想法中,于是我们每个人一下子买了不少回去,而且嘴里尝着,手里拿着,包

美食

淡淡的清香,无处不在的鲜